

許倬雲 著



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



清華文史講座

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

許倬雲 著

77·5·0890·

1202013·

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

著者

許

倬

雲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

電話：三九四〇一三七·六四二二六二九

郵撥：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〇一三〇號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五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

清華文史講座緣起

清華大學在民國七十三年秋創設一個新的學院，稱之為人文社會學院。這個學院的創立雖不敢說是要繼承北平時代清華人文學術的光榮傳統，但是其目標仍在拓展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使清華恢復成為一個完備綜合大學的理想。三年來，清華在人文學領域一方面已設有中國語文、外國語文、歷史、語言學等系所，不久將來亦擬設立文學研究所，在文史方面之科系可說已略有規模，而教學與研究亦齊頭並進，相輔發展。

清華校方對人文社會學術風氣之提倡亦不遺餘力，首先於七十四年六月全校畢業典禮中，邀請余英時院士蒞校作特別演講，其後每學期均提出相當經費，配合國家科學委員會之資助，供各文史系所邀約極負聲望的學者來校擔任講座，發表系列演講。擔任講座的諸先生，對清華特別厚愛，不是携講稿來校，就是事後整理成篇，願供清華出版為文史講座，此一雅意，對清華人文社會學院師生是一個很大的鼓勵，我們自然不可能做到真如英時先生期望歷史所同學「學際天人，才兼文史」的境界，但是總希望藉他們提示的經驗與方向，為學術拓展一個新園區。

歷史研究所杜正勝所長為這一講座的策劃最費心力，又經他的接洽，聯經出版公司劉國瑞總經理慨允刊行這一叢刊，謹向他們表示謝意；同時也要再次對過去以及將來支持這一講座出版的學者，敬致謝忱。

李亦園

民國七十五年歲末
寫於新竹清華園

序

這本小書包含了兩個部分：五篇對於中國文化與歷史的觀察，是七十六年六月下旬在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的講演。另有四篇是七十四年在清華的講演，附屬在沈君山兄所授的通識課程內，其內容則是討論近代科學革命的背景及其未曾在中國發生的一些討論。至於附錄一篇，則是用突破與轉化的觀念，比較幾個古代文明的發生，作為上述九篇的背景資料。

這幾篇文字所論，大致反映我近二三年來對於中國歷史的一番省思。既是個人的觀點，自是解釋多於敘述及分析，也自然不能與別人的看法完全一致。每個史學工作者，隔幾年有一番省思，至少有助於梳理自己的思路。再隔幾年，我的觀點必然又會有改變。因此，這一本小書也不過是一己心路歷程的里程碑而已，稱不上定論，更談不到成熟。只盼過幾年之

後，自己會有更爲周全的詮釋，代表另一階段的了解。

中國歷史，在國內幾乎是史學園地的全部，在國外則是大天地中一個角落。其實，中國歷史的時間長，史料也相當宏富，應當是比較歷史學中主要參考組之一。可惜因爲現代史學是由西方史學傳統發展的，中國的歷史至今仍只是漢學家耕耘的土地，還未引入現代史學的主流。國內外的史學工作同人，尙須共同努力，將中國歷史發展爲世界史的一部分。我自己願爲這個任務，盡棉薄之力，只盼同志日多，則中國歷史可作爲解釋世界歷史意義的重要依據。

最後，謹向李亦園、沈君山、杜正勝及清華大學毛校長致謝，沒有他們的安排，我未必在此時作這一番省思。

許倬雲

目次

序.....	(一)
上篇 社會與國家	
第一講 古代文化發展的特色.....	三
第二講 農業經濟.....	二三
第三講 國家型態.....	三七
第四講 思想方式.....	五一
第五講 轉型期的發展.....	六三
下篇 科學與工藝	

第六講	談李約瑟之「中國科技文明史」	·····	七九
第七講	西元一五〇〇—一七〇〇年的科學革命	·····	九一
第八講	中國科技發展的一些問題	·····	一〇三
第九講	未來科技世界中的新知識分子	·····	一一五
附錄	論雅斯培樞軸時代的背景	·····	一二五
索引			

上篇 社會與國家

第一講

古代文化發展的特色

今天我要和大家討論的題目，是我這一年多來所思考的問題，基本上想要從比較研究來看看中國文化的特色。如果不加比較，我們很難真正地看出自己與別人有那些不一樣的地方。我在中國研究的園地裏，摸索學習也有好幾十年了，往往發現在中國史範圍內，自己覺得天下之大只有中國，到外面一看，別處史家治史時，卻是天下之大沒有中國，這種偏差，是長期積弊所造成的。漢學在中國學術圈裏是門顯學，但在世界學術圈裏並不是顯學，於是方面中國漢學圈內自己做自己的研究，自以為做出一些系統來；但一方面我們做的系統與解釋，很難與外界溝通。再者，我們有這麼多的紀錄，這麼多可以考察的現象，但在整個世界人類歷史的進展上，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如此一來，損失的不是紀錄本身，而是世界

人類歷史的研究中，遺漏了極重要的一環。我們看看世界通史的書籍，其中並不是不提中國，只是很難把中國與其他各文明連接在一起，作個明確的比較。所以我自己許下心願，開始朝這方面作些研究工作，由於我作的是古代史的研究，因此從古代文明的比較著手；當然無可避免的會延伸到現在，因此拿我自己所學的經驗，所思考的問題把古代與現代聯繫在一起，來看看有沒有長久以來可留下的影響。雖然我的研究是古代，仍是要看今天和古代是怎樣連接在一起。此中勢必冒了一個大險，因為從古代到現代中間有很長的一段歷史，是我不太熟悉的，有些地方很可能會說出外行話，或是忽略了應當注意的史實與現象。每年回來，我常常參加一些討論會，與國內的同仁切磋，像毛（漢光）先生、杜（正勝）先生、張（元）先生等都參加過討論會，對我都有過幫助；我自己也主持過兩屆討論會。這些機會使我反省自己思考的經過，也提供我學習的經驗，使得我在古今中間一大段不太熟悉的地方，可以經過朋友的討論與指點，學得多一點，可以將當中應該聯繫而忽略的地方找出來，而滿足我自己的興趣。這次的研討會，我是拿它當作再一次的學習，而且再一次把我近來思考結果，比較系統化的說給自己聽，也說給朋友聽，再檢查一下說得通不通，這等於是一種嘗試，也等於是英文裏所謂“think aloud”，大聲的想，不是默默的想。大聲想的時候，若是想的東西不對，傳到耳朵裏面馬上知道不對，說不下去了，所以我今天也藉這個機會來

“think aloud”。

在我作比較研究或是比較觀察的時候，目的並不在找尋一個通則或通例，而這往往是有
些人作比較研究的人常常犯的毛病，他們以為先講定理，人類有若干一定要去的方向，而由
比較研究中可以提出一些共同的道理。我所作的是反過來。從比較裏尋找不同的地方，從不
同的地方回溯它演變的經過，看看是那些條件促使這些不同地方的發生，這是在比較中尋找
「異」，而不尋找「同」。從這個特定的角度，我可以說跟大陸上史學界同仁的方法是相反
的，因此我也沒有特別的定律或法則，在我腦子裏駕馭所有的資料。我只是一個時代、一個
文化的找他們的特點，從比較中看出他們差別。我想凡是學歷史的人都知道，歷史是一大串
特定的時間，而不是一大串共通的現象，我們要將這特定的時間給予好的解釋、清楚的敘
述，這就是歷史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基本差異；所以我還是在作歷史範圍裏該作的事，而不
想跳到另一條路上，去找通則或通例。

第一段所要講的是，我們中國文化在古代發展的最重要特色是什麼？作為一個有文化的
動物，人類跟別的動物不同的地方，是我們會把人羣組織在一起，有意識地去作特定的工
作。這跟大馬猴不一樣，大馬猴也是成羣結隊的，但他們不是有意識地結合成羣。從春秋時
代中國就知道，人不能跟老虎比，也不能跟飛鳥比，但人有自己的智慧，用意識來結合人

羣，用羣體的力量來克服環境的困擾。所以我先討論那些特定環境會造成那些困難？那些特定地區的人用什麼方法來組織他們特定的人羣？而這個組織方法是許多可能選擇裏的一種，選擇了以後，就定了方向。譬如我們到清華大學的小吃部，走到那一個櫃臺之前，就有許多選擇，到達以後選擇就局限了。所以每個特定地區因應它的特定環境可以作許多選擇，等選定了以後就變成文化的基本調子。這個基調就等於生物的基因，人的羣體裏面也有基因留下的約定消息，不斷的傳遞下去，形成特定的應付方法，在沒有其他新的條件、新的情況發生以前，就會不斷用老的方法應付下去。不但一個人如此，一代一代也是如此，這種延續性即造成智慧的延續。延續本身是一種制約，制約使得文化對那些問題的處理擁有特定的方式。而另一個文化沒有受到這種制約，或是制約的方向不一樣，它就會循著另一種規範、另一種處理方式，於是每一個文化產生自己的特色。這特色會經常修改，不會永遠不變，雖然一次只是修改一點點，時間一長，修改就多了。在短時間內可以看到它的延續性大於斷裂性，因為它本身要延續的，所以就和其他的文化不一樣。這跟個人是一樣的，俗話說，「三歲看到老」，因為三歲時所獲得的處理經驗和方法，可能就一直留到老。人羣的結合大概有幾種可能，最主要的是，生理性的，譬如一夫一妻再加幾個小孩，這是最自然的單位，（雖然在二十世紀快結束的時候，這種單位產生了困難，譬如現在美國有很多夫婦沒有小孩，甚至兩個

男的可以結婚、兩個女的也可以結婚，這些都離開了生理的條件）。人類大多數的經驗裏面都是以生理的需求結合在一起，這是親緣性的，或血緣性的團體。另一方面人跟人的結合情況，是地緣性的結合，大家經常住在一起就變成小小的社羣。

這兩種小羣，地緣性的和親緣性的小羣，是人類結合的最基本方式。但兩種小羣都會成長，基本單位的小羣會成長大一點的村落，或是成長到許多村落結合在一起的更大單位。族也會從家庭成長到更大一點的單位。大概說來，面對面的交往而生效的約兩、三百人，超過兩三百人的更大的羣體就需要其他東西聯繫，依賴符號，自覺的認同自己是羣體裏的一名成員。在某種意義上，語言本身是創造符號的東西，而它本身也是符號，等到人羣要倚重符號的時候，就表示他們不能單單靠面對面的交流了；換句話說，團體大到要用符號來聯繫時，就表示生活的需求已不是依靠直接接觸的了，而這種更大的需求是在什麼時候出現的呢？它出現在我們破壞生態的時候。如果我們眼睛一閉就可以隨手抓隻兔子，就不必和別人合作。或是我們摘水果就可以維持生活，並不需要和別人合作。可是人類破壞生態的速度極快，生態一破壞，就是必須要改變生活方式的時候。人類生產食物的階段，即是新石器時代。

在新石器時代，初級的羣體擴張為更大的羣體，而由此，生產需要組織化，人羣需要組織化，消費需要組織化，分配需要組織化。人類所面對的是不太有利的生態環境，於是讓我

們創造另一種環境，人爲的因素超過了自然的因素。而由人類擺進去的人爲因素其影響力比天然的影響力還要大，日子愈過愈複雜，人爲的因素，對我們的影響也愈大。於是文化的傳承性和由傳承性而產生的分歧性也愈來愈大，延續性愈強的時候分歧性愈大，而每個文化特質的出現以及走向某一個已定方向的速度和距離也隨之增強，直到另一個階段，人類必須再一次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又回頭由分歧走到融合交流。

我現在所要討論的開始不是新石器時代，而是在「政團」出現的時候。我用「政團」一詞，爲什麼不用「國家」這個名詞？國家在英文裏面有很多特別意義，它在西方歷史發展出來而獲得的意義，與非西方的國家意義有格格不入的地方，如果我們拿西方意義的國家和我們自己意義的國家交合在一起，就會造成混淆，因此我避開這個字眼，當然稍後我還是會用國家這個名稱，但請記住我用的時候，是超越任何文化傳統的說法。我用「政團」是表示政治化的團體、政治化的組織，有政治意識的以集體力量來組織團體，這個集體力量超越個人力量之上，而這個團體在集體的約定、集體的力量共同約束之下，就可稱之爲 *state*。我從政團出現的階段來考慮這個問題。

新石器時代以後，人類尋找新的生產工具、新的組織方式以解決資源不足的難題。在這個時候文明 (*civilization*) 產生，在我的定義中，文明的產生和政團產生的步伐是一致的。